

Daxue De Zhexue Xingge  
大学的哲学性格

肖绍聪 著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Daxue De Zhexue Xingge  
大学的哲学性格

肖绍聪 著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大学的哲学性格/肖绍聪著.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13. 11

ISBN 978 - 7 - 5161 - 3721 - 5

I. ①大… II. ①肖… III. ①高等学校—校园文化—研究—  
中国 IV. ①G64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3) 第 285894 号

---

出 版 人 赵剑英

选题策划 卢小生

责任编辑 凌金良

责任校对 高 婷

责任印制 李 强

出 版

社 址 北京鼓楼西大街甲 158 号 (邮编 100720)

网 址 <http://www.csspw.cn>

中文域名: 中国社科网 010 - 64070619

发 行 部 010 - 84083635

门 市 部 010 - 84029450

经 销 新华书店及其他书店

---

印 刷 北京市大兴区新魏印刷厂

装 订 廊坊市广阳区广增装订厂

版 次 2013 年 11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3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

---

开 本 710 × 1000 1/16

印 张 13.75

插 页 2

字 数 233 千字

定 价 39.00 元

---

凡购买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图书, 如有质量问题请与本社发行部联系调换

电话: 010 - 64009791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 序

刘铁芳

在柏拉图、亚里士多德的教育序列中，从年少时期的音乐、体育，到成年过程中的算术、几何、天文教育，再到成年期的辩证法，也就是哲学教育，作为一个完整的教育序列，位居顶端的正是哲学。大学正好就是个体成人的关键阶段，这意味着大学与哲学有着根本性的联系。大学究其实质而言，就是哲学性的。大学的哲学性格，可谓大学性格的灵魂。

所谓大学的哲学性格，指涉的就是大学不局限于细枝末节，或者说超越具体的知识形式，而上升到对整全事物的追求，以孕育个体人生的完整性。这就是蔡元培所言：“大学者，囊括大典，网罗众家之学府也。”大学之为大，正是需要通过有限的、但包容着无限的“大典”与“众家”的教化，而上升到对无限的欲求，由此而引导个体灵魂的卓越，趋于人性的完整生成。

大学的哲学性格，这是一个极为开放的话题。对于大学精神、大学本质、大学追求等的形而上的思考，都属于大学的哲学自觉；大学的哲思则汇聚成大学的智慧，大学对“爱智慧”的自觉寻求和对智性的偏好，构成了大学的哲学性格。

在某种意义上，大学之为大学正在于其哲学生活的敞开，大学教育就是哲学生活的基本形式。大学人追求的是灵魂的自我教化、自我赋形与灵魂的高贵和心智的卓越，大学以其哲学生活对抗社会“无物之阵”。精英大学正是因为对哲学生活的继承与发扬，使大学成为社会的风向标，去呵护、引领时代的精神气象。不幸的是，大学的哲学性格在当代遭遇了本体性的危机。

希尔斯曾经指出：“这是一个对通过大学使社会和个人得到完善，具有伟大指望时代。”但纵观世界大学发展趋势，当代大学面临着多元发展的歧路，或将走向大学的黄昏。在学术资本主义的冲击之下，大学人的平

庸和大学精神的下行变得越来越没有底线，大学越来越像一个知识工厂、一个社会普通机构：大学生态急剧变化，大学气象在经济理性的驱使下变得精致而狭隘；大学人的精英意识、从容执著，大学的智慧等古典教育追求在当代市场经济条件下往往被贴上了不合时宜的标签；通过培养大学人的智性、形塑大众公共理性进而培植一种“好”的公共生活的大学胸襟至今仍然只是一种大学的理想。当代大学的尴尬境遇是哲学式教育彻底让位于职业的生存的教育，从而降低了大学自身的品格，危及大学精神和社会文化品质。

面对我们稀危的哲学生活传统、世俗社会的过度挤压和大学精神的贫弱，当代大学教育的审慎之道就在于扩大当下大学中的哲学生活的因子，努力接续蔡元培出任北京大学以来的大学精神和哲学生活传统。萦绕在我们心中的大学人文情怀总是在不断地提醒我们大学的本真追求应该是什么，在当代大学环境下，更需要赫钦斯那种逆流而上的精神，讨论大学的哲学性格显得尤为重要而迫切。

探究大学哲学性格，对于一位教育学青年学子来说，是需要哲学功底和教育底气的。就本书而言，既要有恢弘的历史视野，更要有深厚的哲学根基。事实上，本书的论证略显青涩，但理论锋芒犹在；论述不够精深，但学术勇气可嘉。本书也算是作者十年教育成长之路的一个见证。该书的价值就在于引发了我们的思考：在当前变动不居的社会大环境下，该如何正确对待始自大学自身内部的精神冲动？大学的哲学性格是否将被大学的物质化、功利性所湮没？当代的大学人，应该要对此做些什么呢？

是为序。

2013年6月9日

于岳麓山下·湖南师范大学

## 前言：哲学的邀请

从形而上的角度重新审视大学的根本属性与发展正道，这就是哲学的邀请。对大学本原的哲学探索虽显零星但从未断绝，对大学观念的探讨往往是建立在个人或群体经验之上的批判性描述或设想，一些教育家、大学校长同时拥有哲学家的身份，他们对大学进行了深入的、哲学式的探究。这些大学哲思构成了对大学哲学性格探讨的学术积淀，“大学哲学性格”的写作也只不过是已有大学哲思创造性继承与发展的自然过程。

哲学首先在于提出问题。哲学，对大学意味着什么，这是一个根本问题。如果能够引发大学人对这一根本问题的思考并进而破解大学哲学性格问题，也就是对哲学的慰藉。本书是笔者多年来大学哲学思考的凝聚，重在发现、初步探讨大学的哲学性格，而不予回答大学哲学性格的运用的问题。张楚廷先生曾经说过：“发现远比发明要更珍贵。”正是本着哲学启思的初衷，作者就将这一尚不完善的思考展现在大家面前，这也促使了本书的出版。

大学的智慧在于积极应对时代发展中最重大的主题，大学的教学、研究、服务社会等功能的先后出现，都是与各时期社会发展需要相应和的结果；大学的大智慧在于在任何时期都能够坚守自身的本真追求，大学总有一种超然于世俗社会的精神冲动，而不会对每一种社会要求都做出整体的剧烈反应。大学的智慧使得大学具有强烈的社会适应性，大学需要社会支撑；大学的大智慧使得大学具有清醒的全局意识，社会需要大学的引领。正如蔡元培先生所言：“非有出世间思想者，不能善处世间事。”这也就是大学的大智慧、大志向。

“中国大学是人类文明史上最大的笑话”这句话虽然令中国大学人愤慨难耐，但耶鲁大学前校长小贝诺·施密德特（耶鲁大学第16任校长，1986—1992年在任）公开发表在耶鲁大学学报上的这一严肃的评语更引人反思。“缺乏批评世道的道德勇气。孔孟之乡竟然充斥着一批不敢有理

想的学者。令人失望。”施密德特为此嘲笑中国大学“失去了重点，失去了方向，失去了一贯保持的传统”。中国虽有着源远流长的文化、教育思想和曾经领先世界的教育制度（如科举制），但中国大学却是近代之后的事情了。若以 1895 年的北洋公学或 1898 年的京师大学堂为中国大学肇始的话，中国大学比西方大学足足晚了六七百年。有着后起之势的中国大学并没有发挥后发优势，当代中国大学的现实表现往往难以让人满意，发展形势也是不容乐观的。这是所有中国大学人必须深思的问题。

我国现代大学教育的发展已经历了一百余年的发展历程，期间虽然取得了历史性的成就，但也历经各种曲折和磨难。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对大学机构的性质、角色、功能的片面、不正确的认识。当大学沉湎于抵御外侮、民族自强的政治角色，当大学沉迷于阶级塑造、意识形态区分的社会工具，当大学沉浸于推动经济、拉动内需的经济理性时，大学迷失了自己——她忘却了大学教育的根本，即对人心的塑造，大学本应是集中进行“心灵的转向”的地方，舍此，大学就沦为了社会的一个普通机构，一个被动适应社会发展的社会机关。

# 引 言

## 一 当代大学到底怎么了

两千余年前，柏拉图提出了一个在教育史上有重大影响的教育寓言“洞穴之喻”。柏拉图在这个寓言中声称，那些洞穴中的囚徒与我们相像，身处黑暗洞穴也就是人类生存现状的写照；而囚徒爬出洞穴、重见光明的过程则类似于我们通过教育获得启蒙的过程。这样，柏拉图就引出了我们对于教育的根本理解，教育即“灵魂的转向”，通过哲学式的教育，人被尘封的心智得以开启。所以，未能触及人的灵魂的教育就不配称之为“教育”或者不能说是“好”的教育。大学教育作为教育活动的高级形式，其重大任务就是实现人们“灵魂的转向”，引导人们寻见真理。在一定程度上，大学人就类似于那个首先逃离洞穴的囚徒，他不但使自己首先获得启蒙，而且还要不畏艰难乃至冒着生命危险帮助其他囚徒脱离洞穴、得见太阳，共浴真理之光。因此，从柏拉图所开出的教育路径出发，启蒙大众、引领时代精神的发展，就成为大学责无旁贷的社会责任。

不过，当代大学遭遇了内在的“合法性危机”，大学发展的态势之一就是力图割断其与民族文化之间的纽带，放弃自己教化大众的社会担当，在全球化背景下，大学越来越成为一种“后历史”的存在。它极力把自己打造成为当代市场经济文化中的一个“积极进取”的社会机构，并以务实高效的理念取代对个体卓越的精神追求。在现实中，大学呼喊走出“象牙塔”，又走上了世俗社会的“十字街头”，并以联系社会现实、向公众开放作为自我标榜。在这一“走”的过程中，大学的身份备受争议，大学所被赋予的功用却在不断增加——大学正承受着生命难以承受之重，这一境遇或许正可被描绘为“废墟中的大学”（雷丁斯语）；同时描述大学的新名词却在不断涌现，公司化大学、营利性大学、创业型大学等新称谓令人目不暇接——以上这些现象让人不由得怀疑：大学，你的使命何在？路在何方？

与大学歧路重重紧密相连的是大学人的平庸化。当代社会在对精英主义的批评和对大学精英教育模式的背弃中，将精英气质和卓越标准都一同抛弃了，精英文化与大众文化之间的沟壑借着平等主义的理念而被填平，世俗文化在大学中无往而不利。大学的哲学追求变得稀微，逐渐失去了全局的眼光和勇敢的心智，它曾有的精神陶冶、社会批判功能已渐消逝，为学术而学术已渐成为大学人的一种理想，而很少成为自觉的精神追求，对真理的纯粹追求也经常被误解为书斋式的偏见。当代哲学自身正陷入一种相对主义乃至意义虚无化的文化的裹挟之中，“在一个叫哲学的系科中苦苦挣扎”（赫钦斯语），它已难以为大学的发展提供足够的精神支撑和动力支持。其结果是，当代社会在对平等主义的赞颂的同时也赋予了平庸和日常经验以广泛的文化意义，从而形成一种“庸人主义”的社会风气。在人们对世俗生活的单向度的追求中，造就的是一种“单向度的人”（马尔库萨语），快乐而缺乏卓越心智。大学人的文化潜力同样也变得琐碎庸常，市场需求、就业导向、量化排名等都在考验着大学人的心智与追求，这对大学学术追求、价值导向等的未来发展具有重大的影响。

总之，在对古典大学精神的向往与当代大学难堪的现实之间巨大的落差中，我们需要追根究底、正本清源，重新思考何谓大学之道、哲学之途，从惯性思维和大众文化中突围出来，以重显大学正途、恢复哲学的尊严。这样，大学如何持守自身卓越品质、培养“哲学之才”、大学之用、哲学对大学的意义，等等，就成为大学发展必须重视的紧迫的现实课题。

## 二 大学与哲学的内涵界说

本书中的“大学”概念主要是从精神层面来进行界定。“大学”本是个内涵丰富、外延广泛的概念，自大学诞生以来，就有诸多对于大学的概念的论说。在本书中，“大学”一词并非一切高等教育机构的总称，而是特指一般性的高等教育功能齐备的高等学校，并且在精神追求上，它同时是一个关于真理、自由、人的发展等根本性问题可以被无条件提出的地方，即具有哲学自觉的高等学校。

“哲学”同样是一个众说纷纭、难有定论的概念。本书的观点是，“哲学”既是名词形态的，也是动词形态的。借用古希腊对于哲学的原初理解，“哲学”即是“爱智慧”，哲学主要体现为对智慧之爱，具现于人对宇宙和人生根本问题的思考与探索之中。“爱智慧”包括两个方面：爱智慧本身和爱对智慧的探索。在通常情况下，哲学往往外化为哲学学说、

哲学理念乃至哲学学科。不过需要注意的是,大学中的哲学系科只是现代哲学存在的外壳之一,但其本身并不一定就是哲学。

大学的哲学性格则是一个构成性的概念,主要涉及的是大学的智慧属性、大学发展的个性化、卓越人才的培养以及在传播、创生知识的过程中对整全人格、个体自主的维护等方面的内容。

对于大学来说,哲学具有本体论和认识论双重意义。追根溯源,在古希腊时期,哲学与大学本就是相生共融的,希腊大学所实施的公民教育,实质上也主要是一种哲学教育。大学自始至终都具有哲学性格,大学的哲学性格具有必然性,在初始状态下,大学的哲学性格是实然存在的。只是其后随着知识的日益分化和哲学的专业化,哲学与大学逐渐由相生共融走向相望共用,大学的哲学性格越来越成为一种应然存在,大学有时候有意无意地丢弃了其哲学性格。大学与哲学的分离对二者都是一种伤害。

### 三 大学哲学性格的发生学

本书的逻辑起点主要是基于对哲学自觉的形成、大学的发生与大学的哲学性格之间相互关系的认识之上的。

哲学自觉的产生是与人向上跃升的精神冲动直接相关的,哲学自觉的原点是人对于自我的认识。自我认识的发生既可能是主动的,即主体意识的生长,也可能是被动的,即缘于外界的压迫。大体而言,自我的自觉认识主要包括三个方面:其一,找到自我,即对自我的寻找与定位;其二,丰富自我,即扩展自我与世界、他人的关系,深化自我的内涵;其三,保持自我,即抗拒外界社会对于自我的挤压,保持自我个性的自由发展。

始于自我认识的哲学自觉形成了一种不竭的精神努力,并导致了人的世界的分化,不同程度的哲学自觉使得人见证了世界的不同存在样式,这一点在西方哲学中体现得尤为明显。在西方哲学中,自古希腊哲学开始,就存在两个世界的划分,包括一个形而下的可见的现象世界和一个形而上的可知的实体世界。前者是感知的、流变的,因而也是相对的;后者是理念的、永恒的,因而也是绝对的、至善的。西方世界最终追求的就是这样一个超越现实的理想的世界,它是高居于世俗世界之上的用思维构筑的天城,它被认为是完美的、绝对的、永恒的、自在的,是人生所最值得追求的目标。这或许与西方超越世俗的宗教信仰也有所关联,其信仰中总是存在一个超自然、超历史的造物神上帝,这个代表真、善、美最终极原因的上帝永远在彼岸世界。而事实上,哲学的根本问题,如“人是什么”的

问题总是无法一蹴而就地获得解答，或者说永远也没有令人满意的最终答案，一些真正的哲学问题，如人的存在问题则是永远也解决不了的，这些问题都将要被永远追问下去，它们是人类追问的永恒的话题。

人类自形而下的世界向形而上的世界的跃升的不懈努力或者说人对哲学问题的永恒追问和精神上的执著与追求形象地点明了人的哲学性格，哲学自觉是其基点与本体，哲学性格是人的哲学自觉的结果与外化。自觉地探索人的内外世界的存在及其发展规律，只要人还没有最终完成，人的哲学自觉就将继续，这也是一个时代的精神蓬勃发展所必需的。哲学自觉将人类的目光引向人类理智的极致，从而使得人逐步走向完美、永恒和无限。

大学的形成是与人的哲学自觉紧密相关的，或者说，人的哲学自觉孕育、催生出大学。在人不断的哲学反思和追问中，人的理性逐步发展，人对世界的认识逐渐深化，人的知识也在不断积累。可以说，大学是人类理性累积的历史产物，但单有理性是远远不够的。天真的好奇心只是认识的良好开端。好奇心仅仅是触及了事物，但未必能够很好地把握事物。因此，需要借助哲学自觉的力量将这种好奇心由散漫、自发状态上升到一种有意识、自觉的境界，将求知的热情转化为一种求知的意志。由此，大学应运而生。

大学的原初功能就在于将人类零星、散乱的求知热情系统地、制度化地转化为求知的意志，将人们个体化的、感性的知识积聚、抽象、转化为能够经受住理性考验的普适性知识。作为一种创造性的、不断改造人的思维的方式来说，哲学自觉是实践性的，它倡导一种沉思的美德，而这正是创造性学术研究的前提条件。因为学问总是被一种理性探询的原始冲动所引导的。这一引导根源于个体自我的哲学思考，其功能在于促进个体的内在成熟。人对认识的满足，来自人对已有知识界限的突破，真理是对他求知最好的奖赏。“除了探寻真理，没有什么可以给我们的生活带来意义；没有什么能够不被我们的求知热情所征服；还有，最关键的，生活期望把自己置身于思索的基础之上。”<sup>①</sup> 求知意志的超越性使得人不断接受外在挑战，并在认识活动中展现出自身能力的最大可能性。一旦求知的意志成为个体生活的精神基础并成为生活的基本事实，那么，他过着的就是一种

<sup>①</sup> [德] 雅斯贝尔斯：《大学之理念》，邱立波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39页。

哲学化的生活，一种以智慧为本然追求的高贵生活，这也是苏格拉底、柏拉图、亚里士多德这希腊三贤所欲求和赞赏的生活形式。一旦这样一种求知意志成为大学精神生活的主旨和基本事实，那么，这样的大学也就是一种具有高度哲学自觉的大学。

大学中的哲学自觉具有自身的特点，更表现为一种纯粹性：大学以真理为最高的、唯一的追求。大学的哲学自觉大体包括两个层次：其一，人类的自觉，即追寻人类的独立与完善，将大学的发展与整个人类命运联系在一起；其二，个体人的自觉，即以大学校长为代表的大学人的自觉，这将直接影响大学人的生存状态、精神追求和大学的存在样式。

可以说，大学与中学的最大差异体现于它们在精神追求上的差异，即大学绝不满足于对知识的追求与获得，它所追寻的是对人生更有深层意义的东西。知识或科学都是关于事物存在样式的认识，但它们不能提供生活的目标、价值、意义，因而也显示了其在哲学上对存在本身的无知。况且，作为一种认识，它们既可能揭示事物真相，也可能同时遮蔽真相。离开了哲学，我们认识的真确性将毫无保障。因而，启蒙总是需要的，现实中对科学与非科学的划分往往流于武断。

大学中的启蒙源于大学人的哲学自觉，启蒙的进程存在于大学人自觉的哲学反思之中。哲学自觉是一种自我反思的欲望的表征。有时候，真理仅仅合乎科学或逻辑是不够的，它还必须成为个人的虔信。唯有对观念作出自我审查并确信其无误，人才可放心地接受它，从而使观念具有内在说服力，并进而成为个人的信仰。大学人需要努力在以纯粹的认识为途径的活动之中达到对世界整体的理解，寻获自身世界存在的意义。惟其如此，认识才不会是盲目的、机械的，而是对人类的实存具有深远意义的、充满人性的。换言之，哲学信念的真实性是建基于人对知识的内在确信。可以说，哲学的自觉反思使人能够持守一种对知识的相对独立性，而不致沦为对知识或科学的崇拜。时刻保持个体在精神生活中的自主，自觉肩负起大学的责任担当，这也正是大学中“哲学之才”的基本特征。

大学中的哲学自觉是相对于大学的功利化、表浅化、平庸化的追求而言的。大学首先是个追求真理的地方，它以卓越为高标，以智慧为旨归，这种对知识的渴望优先于对功利的考虑。大学通过自觉的哲学思考使自己满足于一种理智的自足和理性的发展，并在大学中逐渐形成为真理而真理的学术传统，这种纯粹性追求的精神氛围最终导致了大学在总体上过着的

是一种哲学化的生活。大学哲学自觉的功能在古希腊哲学家的语境下就在于通过为个体灵魂赋形、协调个体内在秩序的基础上为整个社会的秩序寻求和谐,这一功能在中世纪语境下则是使得大学不至于完全被宗教所劫持,哲学自觉的功能在现代语境下则在于力求避免大学在祛魅了的现代社会中不致沦为民族、国家、经济战车上的人质。

总之,大学的哲学自觉极力确保大学坚守自身的发展路向,而不至于成为其他外物的工具,大学的自由是弥足珍贵的。大学哲学自觉所形成的那种哲学生活使得大学能够与功利化的世俗生活保持适当的距离,这样一种精神活力可以用来对抗世俗生活对于大学精神的侵蚀,使大学不致沦为社会世俗生活的一个普通机构,大学持续不断地超越原有知识界限,总是向着无限存在前进,从而不断拓展文明的边界。在大学不断地求真向善的过程中,磨砺大学人的眼光,使他能够洞见人类存在的超物质层面。哲学自觉使得大学人运用哲学思考事物的本质,从自己的理性良知出发判断问题以获得深刻的人生满足感。大学心中应有游刃有余的自信,大学生活是一种充满挑战的生活,矢志不渝地坚持一种高层次精神互动的自由。在哲学的质疑、相互辩难中,产生一种真正的精神交流,在潜滋暗长的思想交锋中,逐渐揭下真理的面纱。这种精神交流形成了大学生活中的主体内容和动人之处,高标准的学术成就和卓越的人才水准成为大学的唯一决定因素。大学人对于自身的使命要有一种清醒的意识,对世事有一种知性洞察力,不随流俗。因而,大学的哲学自觉与繁杂的社会需要之间形成了尖锐的冲突。可以说,失去哲学自觉,大学将失去自己一直苦心孤诣所营造的精神王国,而完全沦为地上之城。

大学的哲学追求形成了大学的哲学性格,大学的哲学自觉是大学哲学性格的根本来源。大学的哲学性格包括大学的智慧属性、大学发展的个性化、卓越人才的培养以及在传播、创生知识的过程中对整全人格、个体自主的维护等方面的内容。

大学是由人所组成的,大学人的性格决定了大学的性格。大学衡量人才的标准是卓越,或者说,培养大学人的卓越,是大学的根本任务,卓越是大学的一个核心的价值观。大学人的形象是一种富有理智激情的人,他们都是“哲学之才”,大学培养的是卓越的人,而不是庸众。平庸的人出于自身利益的保护而总是力图将政治方面的平等引入智力和能力的领域,以平等主义来消解大学中的精英意识,从而使得大学的人才标准不断下

降,也使得大学呈现出一种精神追求的均质化和趣味标准的世俗化的态势。大学最需要的也许不是“大众化”,而是“化大众”,即通过大学的辐射作用提高整体国民的思想文化素质。相反,大学对于社会需求、大众教育等无原则的妥协将使大学的心智降低到大众的水平,从而向所有人开放、向中等看齐,大学也就成了中学,这将会是大学的灾难。

人类历史发展表明,智性发达、科学进步并不能保证人们生活得更幸福、更完满。幸福生活的造就不仅需要一种懂知识、会技能的“能人”,更呼唤一种懂生活、爱人生的“智人”,即真正有智慧的人。知识或科学只是一种力量,力量可以改造现实生活的现状,却与价值无涉,并不一定能带来生活的美善和人的德性的改进。人类生活的取向和企求,依归的是人的尊严和幸福,而不是单纯的财富,人的精神状态更是不能用物质条件的指标来衡量。在知识与科学之外、之上,人类的文明还需要某些为人文价值与精神理想所系的东西,这些东西正是人通过不断的哲学反思所苦苦追寻的东西,这也就是大学人力图从有限的物质存在向无限的精神存在转化的思想动力。可以说,人在多大程度上把握住了周遭世界,人就在多大程度上存在。自现代以来,科学的风头压过了哲学,以致在大学中科学成为大学学术的唯一标准,大学知识总以接近科学为荣。殊不知,舍哲学,近科学,对大学心智的健康发展来说,实不异于舍本逐末。大学的哲学性格问题的凸显,在现代大学中尤其显得任重而道远。如果大学仅仅只剩理性色彩、知识属性,却失去了对智慧的向往和对生命活力的信心,即失去了大学的哲学性格,那么,大学就真的是岌岌可危了。

哲学曾经作为知识的总汇,在古希腊时期包罗一切知识,在德国古典哲学中,如康德的哲学,哲学统摄其他一切知识,德国古典大学中的哲学为其他知识提供价值依据,哲学院居于大学的中心地位。因为哲学不仅为所有人所需要,其本身也是一种通识性知识,更重要的是,哲学统摄其他一切知识,它构成了知识的灵魂。在深层意义上,哲学不仅造就一种整体的知识观,更因在投身于寻求整体的过程中而塑造一种整全的人,即不是造就具有各种零碎知识的人,而是造就对整个世界具有自己的世界观、人生观的人,大学学习的意义在于获得整个人生的基础。可以说,提倡大学哲学性格的重要目标之一就在于恢复大学中对于整全的人的培养,使大学成为一种真正的关于整全人格的教育。

大学哲学性格的形成也是与大学的不同哲学追求相关的,其内在原因

在于哲学本身的分歧。哲学所关心的是宇宙和人生的根本问题。其中，“德性”是与人生的根本问题相关的，“智性”是与宇宙的根本问题相关的。“德性”主要诉诸内心的修炼，“智性”则主要有赖于思辨的探求。在古希腊原初哲学中，包括希腊三贤的哲学，德智是一体，但各有偏重而已。只是自现代以来，哲学的德性与智性的追求呈现出分离的趋势。哲学两大属性的分歧也是与其思维方式紧密相关的。哲学的根本特点是对问题进行不懈的追问、不尽的反思。哲学追寻问题的方式主要是问“为什么”，而不致力于回答“如何做”。“为什么”一词包含两个方面的含义，即“为了什么（目的）”和“因为什么（原因）”。这两种不同的思维方式导致了哲学的两条不同道路：前者指向的是目的论，要求按照目的论去追问它是为了什么，这是一条近乎伦理的道路；后者的旨趣则在于发掘事物发生发展的内在原因或客观依据，这是一条类似科学的道路。在人类思想发展史上，哲学的这两条道路往往是同时发展的。不过，在不同的历史时期、不同的文化形态下，哲学的道路是有所不同的，哲学的性格也是存在重大差异的。就西方而言，在古希腊哲学中，这两条道路是并行的，而在西方现代哲学中，科学的道路占据了上风，哲学中的科学品性极为突出，科学的标准在现代哲学中大行其道。就中国文化背景而言，中国传统哲学则主要走的是伦理的道路，哲学的追求往往与道德、价值等联系在一起，哲学中的伦理品性很浓厚。中国传统精神所企求、趋向的，往往是一座入德之门，而非一条求知之路。仅仅满足于纯粹的求知的好奇心并非中国文化的传统，其主潮是主德而非主智的。这既可解释为何中国的大学迟迟未能产生，也可说明中国大学与西方大学的重大差异的原因之所在。总之，不同的哲学追求将造就大学不同的哲学性格，形成不同的大学气象，关于这一点，在德国的柏林大学、美国的芝加哥大学 and 中国的北京大学的现实发展中体现得很明显。

大学的哲学性格及其所倡导的大学的哲学生活与现实中的世俗生活形成了内在的紧张：前者重在追求思想的天城，重视人的精神属性方面的无限发展，将人引向生活的美善，大学成为一种灵魂的教育；后者的重心则主要在于营求世俗的幸福，突出人的物质属性尤其是身体方面的享乐，大学成了一种生存的教育。这样一种突出人的无限存在和有限存在所构成的内在的张力使得现实中的大学在对真理、至善的追求过程中时刻感受到来自世俗生活的巨大压力，可以说，大学在多大程度上抗拒了世俗生活的诱

惑和压力，大学的哲学性格才能在多大程度上实现。

因此，大学的哲学性格对于存在于现实生活中的大学来说是个永恒的话题，只要大学存在，只要大学还处于世俗生活的围裹之中，实现大学哲学性格的问题就将存在，这将是人在自身不同方面发展的权衡，也是大学与社会、大学与国家在不同追求方面的博弈。在现实中，市民的需要（如古希腊）、宗教的要求（如中世纪）、国家的政治和经济诉求（如现代）等往往都构成了大学对现象世界中利益追求的网罗，大学对于将人从可见世界引向可知世界的努力相对之下则显得势单力薄。

在当代社会中，大学的哲学性格问题更为突出、更为迫切，追求大学的哲学性格尤其显得珍贵。在当代所谓的信息化、市场化社会中，整体的知识已下降为碎片化的信息，对经济成功的追求成为社会的主潮流，大学内外的行政权力在大学中无处不在、无往不胜，大学的独立和学术自由没有足够保障。大学中的知识也与经济追求、权力正当化结盟，从而呈现出大学市场化、商业化、行政化的态势。大学的精神追求、哲学生活已显得岌岌可危，大学对于灵魂德性的关注、对于真理美善的追求被一种对物质主义、功利主义的狂热所挤压和取代。在当代语境下，大学的哲学性格、哲学生活是否可能、何其重要的问题就很现实地摆在了大学的面前。哈姆雷特曾经说过：生与死，这是个问题。套用他的这句名言，有与无，也是个问题，或者确切地说，有与无（哲学性格），是大学性命攸关的问题。对于这一重大问题，我们也许可以从大学的历史和现实中去寻求解决之道。

# 目 录

|                               |    |
|-------------------------------|----|
| 前言：哲学的邀请·····                 | 1  |
| 引言·····                       | 1  |
| 一 当代大学到底怎么了·····              | 1  |
| 二 大学与哲学的内涵界定·····             | 2  |
| 三 大学哲学性格的发生学·····             | 3  |
| 第一章 历史研究：关于大学哲学性格的历史呈现·····   | 1  |
| 第一节 希腊古典哲学与近代大学的萌芽·····       | 2  |
| 一 哲学作为一种生存方式：苏格拉底之道·····      | 3  |
| 二 追求至善：柏拉图的教育理想·····          | 6  |
| 三 哲学生活：亚里士多德的理想追求·····        | 9  |
| 四 希腊大学：古希腊哲学家的教育实践·····       | 13 |
| 第二节 基督教哲学与中世纪大学的诞生·····       | 19 |
| 一 基督教哲学：理性的信仰化·····           | 19 |
| 二 知识分子的自觉：中世纪大学产生的动力·····     | 22 |
| 三 基督教神学：中世纪大学的虔信·····         | 25 |
| 四 哲学的失落：大学走向世俗化·····          | 30 |
| 第三节 现代哲学与现代大学的发展·····         | 33 |
| 一 理性的乐观：现代哲学的朝向·····          | 33 |
| 二 理性大学：“通过知识获得解放”·····        | 36 |
| 三 古典智慧的致用：德国古典哲学与现代大学的转型····· | 38 |
| 第四节 当代哲学与大学的多样化时代·····        | 45 |
| 一 中心的消解：当代哲学的总体取向·····        | 46 |
| 二 哲学的无力：当代哲学生活与大学的无奈·····     | 50 |